第四十一战 恢复头巾

这天吃晚饭时，姥爷也不张罗着喝酒了。饭后，安容与照例带着言澈出去散步。路边的景色与昨日没有什么不同，只是风吹着枯黄的草木，以不同姿态在胡乱飞舞。

“昨晚就是在这里吗？”走到那片草地上，言澈开口问道。

“嗯，哥，你……想起来了？”安容与小心翼翼地看着对方，表情有些担忧。

“没有。”言澈摇了摇头，“从这里回去，你背着我，至少要走半小时。”

“哥，你很轻的，不费劲。”安容与知道言澈歉疚的原因，赶忙解释道。

“每年这个时候，在宿舍里睡着，每天早上起来时手和脚都跟冰窖似的。”言澈继续慢悠悠地踱着步子，没有理会安容与投来的不解，继续说道：“今天早上醒的时候，我都冒汗星子了。”

安容与恍然大悟，原来言澈说的是自己死死抱着他睡觉的事情。这言下之意不就是想问他为什么这么热乎吗？

唉，谁让我怀里抱着你呢？

“你小子拿来暖床倒是不错。”见对方涨红着脸说不出一句话，言澈意味不明地丢下这么一句，眼睛依旧看着路的前方。

安容与原本心里火烧火燎的，正愁该怎么接茬，就瞟见言澈的耳根子，红透了半边天。白净的脸颊倒是云淡风轻，就好像真的只是在开玩笑似的。

“哥，你喜欢的话，今晚我还给你暖床。”安容与这话说的问心无愧，没夹杂半点龌龊思想——听见言澈每天醒来都是手脚冰冰凉后，他就恨不得滚过去夜夜当人肉电热毯，还省得这颗半死不活的心揪得生疼。

言澈笑着说好，安容与的眼睛就没从那张侧脸上挪下来过。他发现那通红的耳根子，在听见这句话后，红的更厉害了。

暗搓搓地忍笑，被冷风刮着，回到家里的时候都不知道是冻僵了还是长时间保持着同一个表情而肌肉僵硬了。

来开门的安母瞅见他这副衰样，一脸嘲弄，问道：“哟，外面下金子了？这么开心。”

安容与没好气地答道：“和哥出去散步，我高兴。”

安母没搭理他，招呼着言澈吃水果。言澈笑着摇摇头说吃不下了，她才回到了房里。

已经将近九点，以姥爷的作息，应该会看一会儿书再睡觉。而安父安母大概还在房里看电视，遇上喜欢的剧，就不知道会看到几点了。

此时两人也没打算去打扰长辈们休息，回到卧房后，真少年和模样宛若少年的男人纷纷脱下厚厚的外套，挂在门后的衣帽架上。

收拾好衣服后，身材魁梧的少年开口问道：“哥，你先洗还是我先洗？”

眉眼温润的男人答道：“你先洗，好早点给我暖床。”

少年麦色的脸颊倏地红了，转身就去拿睡觉穿的背心和短裤，嘴上答应着“包君满意”。趁着男人不注意，又从箱子里摸出了一条黑色的三角内裤，加粗的松紧带边上，印着品牌logo。

少年这次洗澡的时候，比以往都要用心，挤了好多沐浴露，仔仔细细地擦在身体的每一寸肌肤上。直到闻见自己身上有一股淡香味后，他才冲了一下全身，接着关掉淋浴。

没过多久，少年刷完牙走了出来，带起了一片水汽蒸腾。背心的开口不大不小，不会太勒，也不会太容易看见里面的风光，只能将那比一般高中生要粗实的手臂，微微隆起的斜方肌，以及一直延伸到肩头的修长锁骨尽收眼底。

每日运动积累下的身体，让这个17岁的少年看起来更像是成年男子。再加上如雕塑般俊朗的五官，别说女人了，就是正常男性碰见了都会忍不住多看两眼。

言澈也怔怔看了几秒，才回过神来，开口道：“总感觉你又壮了点。”

安容与擦着头发，听见对方夸他——心里已经将这种不痛不痒的话默认为赞美，笑着答道：“我每天运动，吃的又多，不长点腱子肉，岂不是白瞎了我爸做的牛肉干。”

自从安父在平板上下了好几个菜谱软件后，经过一个学期的辛勤研究，已经从做花式家常菜，慢慢转变为了健康养生餐。大概是受了每日推荐的蛊惑，他抛弃了过往重油盐的炒法，做起了高蛋白，搭配蔬菜以及少量主食的健身餐。

某天中午，安容与打开盒饭时，看见里面绿油油一片水煮西兰花，差点没原地去世。所幸另一边还叠了厚厚几片烤鸡胸肉，和一小坨意面，他才没甩手去食堂凑合一顿。

从那以后，安父进一步改进了养生餐的口味，在以煎烤为主，水煮为辅的处理方式下，调配了将近十种不同的调味料，总算是提高了一家人的食欲。

主食的量大大减少，搭配的肉和蔬菜自然就变多了。两个月下来，安容与自己都觉得身上的腱子肉厚了一层，体重也涨了五斤。

言澈又淡淡看了这身体两眼，便抱着衣服进浴室了。

待头发擦干后，人形电热毯十分自觉地钻进被子里，将自己那边的被子压实，然后刷起了手机。也许是晚上走累了，朋友圈刚刷到一半，手机就从指缝中滑了出去，眼皮也像是粘住了似的，怎么都睁不开。

男人洗漱完出来，头发依然滴着水。转头看了眼床上的少年，此时已经闭着眼睛，十分乖巧地侧躺着，手机随意落在枕头缝中。

男人笑着走过去，将手机捡了出来，放在床头柜上。接着便拿起吹风机，转头回到浴室。又过了一阵，男人走了出来，湿漉漉的头发恢复了往常的轻柔飘逸。

收拾好衣物后，他关掉电视，熄掉床头灯，小心翼翼地掀开被子另一边，蹑手蹑脚地钻了进去。

被窝里溢出灼热的温度，少年侧向他那边躺着，紧实的左手臂平铺在枕头下方，右手臂随意地搭在上面。

男人轻轻托起那只右手，将自己的脖子枕在左手臂上，慢慢变换着令自己舒适的姿势。似乎是感受到了什么，少年动了动，嘴里发出沉沉的哼唧声，将被拨开的右手再次放了回去，与左手一起，呈一个环绕的姿势，将怀里瘦削的男人紧紧抱住，还用鼻尖在那柔软的发丝上蹭了蹭。

双方或有意或无意地调整好睡姿后，房间里布料的摩挲声停了下来。静谧的冬夜里，没有蝉鸣鸟啼，呼啸的风声也吹不进来，周遭一片墨色，只剩下男人和少年平静的呼吸声。

不知道过了多久，暖暖的阳光洒了进来。视线不算清明，总感觉眼前像是糊了一层薄如蝉翼的纱布似的，看东西都不太真切。也正因如此，一切景物都蒙上了一种朦胧的美感。

少年适应了一下光线强度，待看清楚怀中人儿的五官后，露出一个幸福的笑容。醒来时依旧保持着紧紧拥抱的姿势，狠狠吸了一口那柔软发丝的味道，落下一个重重的吻。接下来又游走到额头，留下一个轻轻的吻。

一番亲吻揉捏后，男人长长的睫毛终于传来一阵细微的抖动，水灵的桃花眼也缓缓睁开。看到眼前柔情似水的少年，原本微微上扬的眼尾变得更弯，笑着在少年嘴上啄了一下。

“醒了？”少年回吻万千，将那张怎么都看不腻的脸亲了个遍。

在晨间温柔的金色阳光下，两具缠绵的身体仿佛也沾了这暖黄色一般，不同的肤色反射出同样柔和的光，勾勒出每一块肌肉好看的形状。

“哥，这么亲下去，我会再要你一次的。”少年在男人微微凸起的喉结上轻轻咬下一口，而后便撑起身子，看着还躺在床上的男人，又说道：“想吃什么？昨晚闹了你一夜，饿坏了吧？”

“想吃面，加两个煎蛋。”男人懒懒地伸了个腰，裸露在被子外面的皮肤上全是大大小小的红痕，任由谁见了都知道这晚发生过什么。

少年笑着起床，穿上衣服后，又转身摸了摸男人的额头，依依不舍地再次留下一个吻，才转身去了浴室

男人痴痴笑着，抱起昨晚少年枕过的那个枕头，又睡起了回笼觉。

刷完牙后，少年转到厨房，架起煮锅开始烧水。从冰箱里取来手擀面、鸡蛋、上海青，和男人早先炒好的臊子，又起了一口煎锅，放上少量油，准备煎蛋。

水开了之后，按照两人的分量放入面条，趁着煎蛋的间隙，拿来两个素雅的碗，放上适量的臊子，又撒上一些盐、生抽。面熟后，捞起来分到两个碗里，再倒上一点面汤。

最后浇上一些男人做的油泼辣子，搅匀后尝了尝，露出一个满意的微笑。铺上两个外面煎得焦黄，里面依旧流黄的煎蛋后，少年走回卧室。

男人抱着枕头又睡了过去，嘴角还是扬着的。少年俯身上去，落下几个细细密密的吻，男人皱着眉，发出几声哼唧，少年见状，在他耳边说道：“哥，小懒虫，吃面了。”

男人委屈地睁开眼，又揉了揉眼睛，噘着嘴坐了起来。接着就那样睡眼惺忪地呆坐着。片刻，开始捏自己的腰，说道：“都怪你，昨晚都说不要了，你又折腾我半宿，我困，又饿。”

少年裂开嘴笑了起来，露出八颗洁白整齐的牙齿。他走过去揉着男人的腰背，说道：“怪我怪我。哥，我错了。来，先吃饭，吃了饭再睡。”

见男人依旧恍恍惚惚的，少年一把将人抱起，小心翼翼地穿过房门，送到了餐桌上。面前已经摆好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传来阵阵肉臊和油泼辣子的诱人香味。

“是流黄的吗？”男人终于强打起了精神，拿起筷子，夹住上面的煎蛋问道。

“哥，当然是了，你爱吃的那种。”少年静静看着男人，等他吃下一口后，才埋头开始吃自己那碗。

面条筋道，上海青烫的刚刚好，不软不硬，清香味裹着肉臊的咸香，只让人觉得不够吃。几下嗦完面，男人满意地收拾了碗筷，接着便去刷牙。

“哥，不睡了吗？”少年整理着被子，问道。

“不睡了，今天只有一个项目会议，开完就回来。”男人正在卧房浴室里刮着胡子，脸上全是白白的泡沫。

“哥，中午想吃什么？”少年整理好被子后，又转身去给男人拿衣服。

“我到时候叫外卖，这大热的天，你就别过来了，出了汗身上难受。”男人洗好脸，擦干净后接过少年递上的西装外套。

男人比少年矮上一截，但身材比例很好，看起来显高。加上定制西装的布料和剪裁，禁欲气质简直能要了人命。

少年帮他整了整领带，之后送他到了门口，看男人穿上皮鞋后，又轻轻拽了回来，狠狠亲上一口，这才将人放了出去。

之后的漫漫白日，少年做了做家务，打了两个BO3练习赛，又开了会儿直播。直到听见钥匙开门的声音，才快速关了直播，径直走到门口。

“我回来了。”男人发梢上有一些汗滴，此时正在拽自己的领带。

少年没有说话，一把拉过那根被扯松了的领带，将男人的头拉到自己面前，像是确认货物一般，仔仔细细吻了个遍。

“都是汗，也不嫌脏。”男人被吻得开心，语气都沾了情欲。

少年没有回话，用行动给出自己的答案——在男人汗湿的鬓角狠狠亲了一口。在确认男人在外出期间没有少掉一根汗毛后，少年开口道：“哥，饿了吧？出去吃点？”

男人点头说好，然后便走进房里换衣服，似乎还在浴室里擦了擦汗。再出来时，已经从一身精致的西装革履，换成了清凉的短袖加短裤。踏上一双一字拖后，和一直在旁边笑着等自己的少年出了门。

两人荡到一个大排档，正在给客人上冰啤酒的老板娘笑道：“来啦，还是老样子？”

男人点点头，说道：“张姐，再来个清炒时蔬。今天都有什么菜？”

老板娘答道：“今天的空心菜好，都是早上刚割下来的，家里就种了这么点儿，特意给你们留了。”

男人笑道：“那就麻烦张姐了。”

须臾，老板娘端着两碗冰粥走了过来。之后又上了一碟卤牛肉，一碗口水鸡，和一盘清炒空心菜。凉菜微辣，正适合炎炎夏日。空心菜爽口，吃起来脆嫩。

不到一小时，两人吃饱喝足，模样似少年的男人结了账，拉着模样似男人的少年走了出来。

男人从兜里掏出薄荷糖，先给自己喂了一个，又问少年：“吃吗？”

少年答道：“吃。”下一秒便揽过男人的脖颈，用舌尖将对方刚吃下的那颗薄荷糖从嘴里扫了出来，心满意足道：“就要这颗。”

男人笑盈盈地看着他，又给自己喂上了一颗。薄荷糖味道不太冲，微微带一点甜味。男人只吃这个牌子的，少年每次都直接买一箱，让他吃个够。

回到家里，两人缠绵着进厕所洗了澡，之后又缠绵着出来，也不管那头发是不是还滴着水，便开始百般柔情的深吻。

舌尖卷着舌尖，鼻息里都是薄荷糖的清香。两人从床上做到了躺椅上，又从躺椅上做到了沙发上。最后在单面镜的落地窗前停下时，男人只能释放出一些透明的粘液，而少年还意犹未尽。

“三……三个小时了……我……我腰疼。”男人的喘息粗重，勾人魂魄的情|欲依旧没有褪去。

“哥，我想要你。”看着渗透了夜色的镜子，里面男人的脸稍微有一些朦胧，身后站着的少年正贪婪地看着他。两具漂亮的身体叠在一起。

“不……不要了……昨天……就……半宿……”男人有气无力地说着，如果不是有少年在身后撑着，此刻恐怕早已经软绵绵地滑了下去。

“哥，我爱你。”少年低头吻着男人那稍稍有些汗湿的发丝，动作轻柔的能把人溺毙。

“我也爱你。”男人回应道，又将头偏了过来，用唇瓣索求着身后人的吻。

唇舌交融，没有开灯的屋子里，只能看见窗外的点点霓虹。听不见呼啸而过的车声，剩下甜腻的亲吻在空气中荡气回肠。

“哥，今天就先饶了你。”看见男人脖子上的红痕，和被亲的有些肿的嘴唇，少年心里闪过一丝疼惜。

两人相视而笑，又紧紧拥在一起，仿佛只要一松手，对方就会从自己的生命里消失一般。